

海外名家研究译丛
■ 主编 邱国锋

DRINK WATER, BUT REMEMBER THE SOURCE

Moral Discourse in a Chinese Village

饮水思源

一个中国乡村的道德话语

[美] 欧爱玲 (Ellen Oxfield) 著 钟晋兰 曹嘉涵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DRINK WATER, BUT REMEMBER THE SOURCE
Moral Discourse in a Chinese Village

饮水思源 一个中国乡村的道德话语

〔美〕欧爱玲 (Ellen Oxfeld) 著 钟晋兰 曹嘉涵 译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主编 邱国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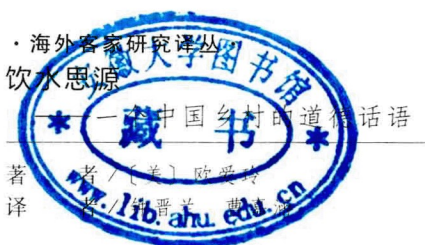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饮水思源：一个中国乡村的道德话语 / (美) 欧爱玲著；钟晋兰，曹嘉涵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0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5038 - 4

I. ①饮… II. ①欧… ②钟… ③曹… III. ①乡村 - 道德社会学 - 研究 - 中国 IV. ①B82 - 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4075 号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仇 扬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刘广增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038 - 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1284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印 张 / 17
字 数 / 271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出版基金项目

广东省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客家文化研究基地出版基金项目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出版基金项目

Ellen Oxfeld

Drink Water, but Remember the Source: Moral Discourse in a Chinese Village

© 2010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本书根据加州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译出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丛书编委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丘小宏 刘志伟 何星亮 陈春声 周大鸣
房学嘉 麻国庆 谢重光

主 编 邱国锋

副主编 肖文评 周云水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冷剑波 宋德剑 吴元珍 河合洋尚
钟晋兰 夏远鸣 谢胜利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总 序

目前，全世界有两种人是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究的热门，一是以色列的犹太人，二是中国的“客家人”。客家人保留着古朴的客家方言，有其独特的民俗与文化心理。客家研究自一开始就呈现出其他文化少有的国际性特征和优势。学术界对客家进行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肇始于西方传教士在客家地区传教过程中记录的大量实地材料。^① 英国传教士艮贝尔（George Compbell）长期在广东梅县等客家聚居地传教，对客家的历史和现状作过详细的实地调查研究。1912年，英国长老会和美国浸信会在汕头举行关于宗教的会议，艮贝尔在会上就客家问题报告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在报告中指出，“客家人比城里人勇敢，富有特立独行的气概，渴爱自由，普通山居的民族大都如此，客家人也是如此”，并预言客家必将对“中华民族的奋发和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② 会议结束之后，上海英文《教务杂志》发表了艮贝尔的报告。同时，艮贝尔又以 *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Hakkas* 为书名（中译名《客家源流与迁徙》）刊印了这份报告的英文单行本。艮贝尔报告的理论价值在于运用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考察客家的历史，以发现客家的迁徙活动也是验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的论据，并认为它和“种族特性”的养成有因果关系，故而引起西方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将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结合起来，研究人类的“族性”课题。艮贝尔的《客

① 张英明、周璐：《西方学者早期对客家与太平天国关系之研究》，《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②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影印本，1989，第1页。

家源流与迁徙》给了亨廷顿极为有益的启发，他认为“一切文化发生变迁，可以用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来直接解释”，并指出还需要从“人口过剩与移植所引起的自然淘汰求之”^①，将艮贝尔来自田野调查的创见上升为西方人类学研究“中国民族性”的一种新的理论预设。亨廷顿不仅提出“客家的名称，英文是 Hakkas，在人类学上已有相当重要的地位”^②，还极力主张对客家这一独特的群体开展科学和规范的研究，认为客家人的历史很值得研究。1924 年，亨廷顿以艮贝尔的《客家源流与迁徙》为资料基础，用自然淘汰和人口迁移的原则来解释中国的民族性，在美国出版专著 *Character of Races*（中译名《种族的品性》）。他对客家特性养成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指出客家人在历史上因受荒年的困苦和外族的压迫，不得不展开漫长的迁徙之旅。“当他们迁徙时，自然淘汰的势力一定会活动，逐渐把懦弱的、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是留在后面。所以凡能够到达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较有毅力、有才干的。”^③ 亨廷顿强调“民族特性”是自然淘汰作用的结果，认为迁徙也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筛选过程。对于当时的西方人类学界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清朝中期以来，岭南“土客之争”日趋频繁激烈，客家人不仅受到客居地原住民的经济抵制，而且受到他们的文化拒斥，被视为“苗蛮之种”。因此，历史上岭南“土客之争”在文化上的深层次症结是族属之争，亦即客家人的文化身份之争。亨廷顿的《种族的品性》出版之后，由于客观上适应了汉族客家民系的建构及其崛起的需要，故而深受客家文人和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和欢迎。1815 年以来，客家文人徐旭曾著《丰湖杂记》，力争客家具有汉族的正统性；黄钊著《石窟一征》，力称客家方言为“中原正音”；林达泉著《客说》，力辩客家为“唐虞三代的遗裔”；古直著《客人对》，力说客家“诗书礼乐”文化之盛；钟用稣著《客家考源》，力论客家为中原嫡系之后裔，等等。在这个时期，客家文人学士著书立说，为汉族客家民系的建构作了文化谱系方面的准备，同时也促进了客家族群意识的觉醒和抗争。

20 世纪 20 年代，客家文人乃至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学术成果及其理论方

① 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89，第 6 页。

② 亨廷顿：《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潘光旦译，新月书店，1929，第 172 页。

③ 亨廷顿：《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潘光旦译，新月书店，1929，第 120 页。

法引起重视。钟鲁斋将艮贝尔的《客家源流与迁徙》译成中文，于1923年在旅沪嘉应学生会主办的《嘉应》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亨廷顿的《种族的品性》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对“粤东人种”亦即客家问题的重视以及研究工作的展开。顾颉刚、洪煊莲、罗常培、李济之、潘光旦、范捷云、乐嗣炳等著名学者，都努力进行或热心提倡客家研究。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率先将“粤东人种”问题列为其重点研究项目之一，并物色合适人选担当此任。客家学者罗香林1930年从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留任研究院专治唐史与百越源流问题。由于罗香林具有客家背景和相关的治学经历，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委派他返回岭南故乡，实地考察“粤东人种”问题，并负责编辑《客家史料丛刊》。从此以后，客家研究从岭南客家文人圈步入中国学术界的殿堂，逐步发展成为学术界中的一门显学——客家学。

客家学是我国人文学科中的一颗明珠。它是一门新兴的学问，是在综合众多的人文学科，诸如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客家学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形成和发展规律。这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由于涉及领域太多，要真正达到学术上的飞跃突破，绝非一朝一夕之易事。

海外的客家学研究有着相当悠久、丰富的实证和理论传统，中国的客家学研究必须与之交流，在本土研究与国际学术充分交流基础上构建真正领先世界的客家学。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嘉应学院客家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客家学界的重要阵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客家学研究还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客家学研究为何能成为“显学”？这些华南山区与平原交接地带的人群，为何、又是何时开始被当做一个有着自身文化及地域特征的群体而被反复讨论？客家学研究的主题到底有哪些？哪些有意义，哪些纯粹是臆测？这些主题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它们是如何通过一种社会与历史的双重作用，而产生某些政治、经济及至文化权力的诉求与争议的？

在此背景下，广东省普通高教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于2011年2月启动了“海外客家研究译著特别项目”，计划翻译和出版海外知名客家研究著作10部，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签订了合作协议。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拟先行翻译和出版海外客家研究著作6部，兹简列如下：Ellen Oxfield. 1993. *Blood, Swee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 Chinese Community (欧爱玲:《血汗和麻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Nicole Constable. 1994.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郭思嘉:《基督徒心灵与华人精神:香港的一个客家社区》).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llen Oxfeld. 2010. *Drink Water, but Remember the Source: Moral Discourse in a Chinese Village* (欧爱玲:《饮水思源:一个中国乡村的道德话语》). University of Columbia Press; Sow - Theng Leong. 1997.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Press* (梁肇庭:《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 Standord University Press; 瀬川昌久:『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シテイとその境界』, 風響社, 1993. (瀬川昌久:《客家——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 河合洋尚:《日本客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百年的轨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让大陆客家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国外、港澳台地区的客家学研究成果,大力促进客家研究的国际交流,推动客家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组织这套丛书的翻译和出版。嘉应学院地处海内外最大的客家聚居地,具有开展客家研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被列入丛书的这些著作素来被视为海外客家研究的范本,体现了不同的学术旨趣和理论关怀,希望这些论著的出版能引起国内客家学界的关注,促进客家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客家学既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就需要不断汲取新的养分,允许“百家争鸣”,重视不同意见,不断欢迎新观点。在专家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下,“客家学”研究终将达到学术上的逐步突破,臻于完善。我相信,零散的力量若能相对集中,累积的效果必将十分突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还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推进学术、造福社会的美好夙愿,让我们共勉,并把这愿望变成具体的行动!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院长 邱国锋

2012年12月18日

于广东梅州

中文版序

我所著关于梅县乡村道德话语的书《饮水思源——一个中国乡村的道德话语》经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翻译，即将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付梓，对此，我深感荣幸！

由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日新月异，人们自然很想知道 2010 年这本英文著作问世之后，月影塘村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书中谈到的大多数社会趋向仍在发生：年轻人搬到城市就业，不再像他们父母辈那样劳作于田间。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老年人却对未来缺乏安全感，而生活与日常需求的成本也在持续攀升。例如，1993 年当我第一次参访月影塘村时，村里的大学毕业生屈指可数。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把孩子送入大学。当然，这需要额外的开销。

随着大批人口迁往城区，有人已经开始怀疑我在书中描述的月影塘村村民的道德话语是否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月影塘村已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而仅仅变成了老人与幼儿的留守之地，记忆与道德责任的重要性还会保持下去吗？我无法对这个问题给出确切的答案，因为中国现正处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之中。我甚至不能肯定，像月影塘村这样的村庄 50 年后是否还会存在。

另外，对于许多在村里长大的人来说，月影塘村仍然在他们的心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此外，由于月影塘村离县城不远，一些在县城工作的年轻人仍旧住在村里，他们每天可以轻松地在工作地与居所之间通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之间基于长久关系相互而生的道德责任未来或许仍会继续发挥作用，因为至少还有部分年轻人继续住在月影塘，并在那里养育下一代。

更广义而言，农村移民们能够多大程度地在城里的新生活中运用诸如“良心”这样基于相互道德责任的概念，则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当然，这也是将来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

欧爱玲

2013 年 6 月于美国明德学院

文本说明

拼写说明

文中大多数中文词汇或短语均以普通话形式书写，并根据汉语拼音系统列出相应字母。本书附录中的词汇表提供了上述词汇（短语）的中文写法。其中，个别单词依照客家方言习惯拼写，词汇表中此类单词均已标明。

资料重印许可说明

在此谨对获得以下资料的重印许可深表谢忱：欧爱玲：《中国村民与回访中的道德困境》，载 Lynellyn D. Long，欧爱玲编《回家？流亡者、移居者与留守者》，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第 90 ~ 103 页，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许可重印；欧爱玲：《“饮水思源”：中国农村葬礼中的道德、地位与革新》，《亚洲研究》第 63 期第 4 号（2004 年 11 月），亚洲研究协会，2004，第 961 ~ 990 页，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可重印；欧爱玲：《集体土地的出售者：理解广东的新经济政权》，《台湾人类学》第 2 期第 1 号（2004 年 6 月），“中央研究院”，2004，第 11 ~ 40 页，“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许可重印。

前言与致谢

这本书的写作素材，源于我在中国东南的广东省梅县开展的田野工作。1993年夏天，我初次来到一个名叫月影塘的村庄，此后在1995~1996年以及1997年夏天，我又两次回到那里进行田野调查。2006年夏，我去那里做过一次短暂的访问，次年春天又去待了5个月。

我所关注的是这个村庄居民的道德话语。我们所有人每天都必须决定自己如何在眼前的环境中生存，如何在自己的家庭中处事，如何与朋友和熟人打交道，如何参与经济交易活动，如何面对自己的精神与宗教世界，以及如何在自己所处的权力结构中为人。

与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农村要做出这些如何行动的决定会受到现实与道德想法的双重影响。然而，人们怎样理解与解释他们自身的行动，又怎样对他人（的行动）做出判断呢？这个村庄所处的世界，在短短几十年内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令我感到好奇的是，这一背景下的人们如何表达他们自身的职责，如何阐述有关自己认为是好的行为或不好的行为的想法——这些行为可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可以扩展到更广意义的社会。

为了自始至终让意思显得明白，有关中国农村“道德”的范畴无法用一个宏大的文句或是固定的规则加以界定。确切地说，本书中所谓的“道德”包含了人们有关自身职责义务的基本想法以及我们通常说的“做正确的事情”。这些想法产生于他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或许能够发现，人们之所以会这样想、这样做，完全是某些基本原则使然。当然，数十年的政治动荡，加之人与人之间个性、际遇有别，也会导致某些特殊情境下出现关于“道德”的错综复杂的想法。

而这些想法仅仅通过问卷调查或是一次访谈，抑或其他脱离人们真实生

活场景的办法是很难获知的。如此一来，最有效的路径当然要属“参与观察”这一传统的人类学方法——这样做可以通过与那里的人共同居住更长时间慢慢地了解他们的生活。

费孝通曾对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中国农村进行过开拓性研究，他的成果问世之后，东亚、北美以及欧洲的社会人类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纷纷围绕中国农村撰写著作。中国大陆的人类学研究实践在被迫中断的那些日子里，在香港新界地区与台湾地区展开田野调查活动并由此形成关于中国农村的民族志叙述变得兴盛起来。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人类学这一学科开始在中国大陆重获新生，中外人类学家们也重拾自己先前的工作。

中国在经济方面持续不断地取得成就，促使大批年轻人往城市迁移。部分人会因此问道：再写一部依旧聚焦“一个中国村庄”的书，其价值何在？毋庸置疑，关注中国农村地区与其外部世界之间的种种联系是极有必要的。不过我想指出的是，为了理解有关道德方面的想法，将研究焦点放在一个村庄仍有意义，尽管这个村庄与外部世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来来往往，正如那些迁往城市的移民与从海外归来的侨民一样。与中国其他任何一个乡村无异，月影塘居民生活历经集体岁月的革命性重构、市场经济的接踵而至以及向全球经济的开放，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是，人们仍然需要将“这个村庄”当做理解上述复杂影响的真正场所。

最后要说的是，如同前面提到的那样，人们关于道德方面的想法在与村里同伴们反复互动之后才会产生。要真正了解这些想法，就必须在一个小地方从事持久的田野工作，这是任何其他办法所不能替代的。就我而言，如果离开许多人的相助，开展这样的田野工作是毫无可能的。首先也是最要感谢的，是我在香港的好友（我在本书中称她为罗兰）。如果不是她把我和介绍给她在月影塘的亲属，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地方。对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帮助，我同样不胜感激。尤其是党组书记李江涛先生，在他的协助下，我获得了 1995~1996 年以及 1997 年夏季再次在梅县开展研究的许可与签证。如果没有香港理工大学陈文鸿（Thomas Chan）教授的最初引荐，我也无法来到广东省社科院访学。作为一位深谙客家文化的学者，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的房学嘉教授亦是令我赞叹不已的知识源泉。他同样慷慨地邀请我前去访学，使我获得 2007 年春季在那里开展新一轮研究的正式许可。每次前往梅

县，我总会经过香港，我在那里有许多好朋友，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也总是慷慨友善地接待我，尤其是露斯和托马斯（Rose and Thomas Chan），以及南希和迈克尔（Nancy and Michael Ling）。我所在的学校——明德学院，十分支持我的研究工作，给了我好几次休假。如果没有这些休假，我注定无法从教学中抽身，而这部书稿有望于何时问世也要打上问号了。同时，我于2007年春季进行的研究工作也受到了富布莱特学者项目的资助。

本书部分章节的初稿此前已刊载于一些期刊与论文集中，我从匿名评阅人对上述所有发表文章的评阅与批评意见中受益良多，同样，加州大学出版社聘请的两名匿名评阅人，也在评阅意见中给予我巨大启发。徐伟和帮我得当地翻译了许多中国谚语。我的丈夫弗兰克·尼古西亚（Frank Nicosia）以及我业已去世的父亲艾米尔·奥克斯菲尔德（Emil Oxfeld），一直鼓励我不断前进。而我的母亲艾迪斯·奥克斯菲尔德（Edith Oxfeld），则为了我的书稿最终修改本的编辑辛勤劳作，使成稿的可读性大大增强。上述这些，我都将深刻铭记在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必须感谢月影塘的村民们。本书中所有提到的人，我都使用了化名，因此无法在此一一具名表示感谢。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话，不仅不会有这本书，而且我也不可能从自己的工作中学到东西。对于我喋喋不休式的重复发问，他们总能耐心以对。每当遇到那些对于他们来说再明显不过而我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明白的问题，他们也总能予以理解。我从事这项研究期间，月影塘的居民有的结婚，有的生子，有的欢庆经济上的成功。然而，他们必须同时应对两次大洪水的来临，有的人家中遭遇不幸，或处于经济困境之中。尽管如此，他们总是在我逗留的所有日子里慷慨相助。所以，我对月影塘村民们的感激也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哪怕一点点坚毅与智慧的品格，我都认为自己是成功的。

关键人物介绍

人类学家的男女房东

宋玲与包力

他们已婚的女儿美英与凤英

他们的儿子彦宏与妻子连芳

第二队的其他成员（他们同时都是二房的成员）

第二队前队长爱华

她的丈夫魏大叔，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至 70 年代晚期曾担任生产队的
党支书

他们已婚的儿子国飞（以杀猪与卖肉为生）与国兵（养猪、养鱼）

他们的侄子“铁炉”（赌徒）

洪瘦子与月兰

他们有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爱玲

丛红

住在宋玲与包力隔壁，不相信精神世界的存在

妙丽和她的丈夫文通

妙丽生活的最大特点是一直与婆婆不和

卫国（哥哥）与建国（弟弟）

他们都是月影塘事业成功且人脉广泛的村民，最近刚刚退休。
建国是名警察，卫国则是一家卷烟厂的保安。他们在月影塘有自己的
房子，在县城里也有公寓。但是，他们通常更多地回到村里的家
居住。